

杨培铮
著

安静的 独行者

最美的声音终于被命运带走，我只是一块失聪的顽石，固执守着我的海岸线，安静地回想前世属于我的所有声响，安静地独自承受今生的浪打浪击，潮涌潮退。安静的。

平凡渺小如草，柔弱卑微如草，但每凡我看见它，才觉得这凡尘路上的一双脚可以走得比较踏实，才觉得这浊世还有贴心的温暖让我眷恋。有一天，当我与草以最低的距离相遇，草定用它多情的目光俯视我。



海峡出版发行集团
THE STRAITS PUBLISHING & DISTRIBUTING GROUP

海峡文艺出版社
HAIKUA LITERATURE & ART PUBLISHING HOUSE

杨培铮 / 著

安静的 独行者

最美的声音终于被命运带走，我只是一块失聪的顽石，固执守着我的海岸线，安静地回想前世属于我的所有声响，安静地独自承受今生的浪打浪击，潮涌潮退。安静的。

平凡渺小如草，柔弱卑微如草，但每凡我看见它，才觉得这凡尘路上的一双脚可以走得比较踏实，才觉得这浊世还有贴心的温暖让我眷恋。有一天，当我与草以最短的距离相遇，草定用它多情的目光俯视我。



海峡出版发行集团

海峡文艺出版社

THE STRAITS PUBLISHING & DISTRIBUTING GROUP

HAIXIA LITERATURE & 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安静的独行者/杨培铮著. —福州: 海峡文艺出版社
2015. 12

ISBN 978-7-5550-0269-7

I. ①安… II. ①杨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279375号

安静的独行者

杨培铮 著

责任编辑 王顿顿

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

海峡文艺出版社

经 销 福建新华发行(集团)有限责任公司

社 址 福州市东水路76号14层 邮编 350001

发 行 部 0591-87536797

印 刷 福州锦星元印务有限公司 邮编 350000

地 址 福州市晋安区新店镇健康村健康工业区6号

开 本 787毫米×1092毫米 1/16

字 数 280千字

印 张 20.75

版 次 2015年12月第1版

印 次 2015年12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550-0269-7

定 价 48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寄承印厂调换

序

言

寂静芬芳

青禾

读杨培铮《安静的独行者》是一种享受，仿佛在一片寂静的原野里散步，清风徐来，无处不芬芳。

89篇散文，89束喷泉，喷射着心灵的清香。

这喷泉是89束透明的花，在阳光下闪亮、飞溅、舞蹈，婀娜多姿，怡人视觉，沁人心神。

人生的享受有各种各样，平静是其中之一。享受内心的平静是一种沉着的幸福，在浮躁的社会里，众生芸芸，很少有人能得到这种幸福，不是不想，而是不能。这种不能有多种原因，大多身不由己。也有主动追求的，喜欢由某种功利目标所营造的磁场，灯红酒绿，热热闹闹，欢欢喜喜。热闹，漳州话叫“闹热”，习惯“闹热”的人难耐寂寞。

我喜欢这本书的开篇之作《安静的独行者》，这是作者精神世界变化的生动记录。从有声到无声，从震惊到平静，由此升华。“最美的声音终于被命运带走，我只是一块失聪的顽石，固执守着我的海岸线，安静地回想前世属于我的所有声响，安静地独自承受今生的浪打浪击，潮涌潮退。安静的。”我甚至看到她的沉静的微笑。这是一个勇敢地面对生活的变故，面对命运挑战的女人，我相信，过了这一关，她将迎来一个新的自己，我们将迎来的不仅是一个敢于直面人生的作家，而且是一个敢于迎接任何生活挑战的强者。

从此，没有任何困难能让杨培铮倒下。

而且，她在寂静中积蓄着力量。“不管身处顺境或逆境，都能以一朵干花的姿态，融入世俗而热情的生活，经受磨砺，这是一个智者的心态，是智慧与激情同在的人生。而有一天，这样的人生也终如那杯中茶，茶中花，淡定而美丽芬芳，那时候，成败还何足挂怀呢？”（《热水中的绽放》）

于是，“‘我’走在路上，无数的‘我’在路上遇到我……日子每天踏着一样的步子，踩着一样的节奏，不会为哪个人停留，也不会为哪个人改变。有差别的，变化着的只是每个‘我’的内心，只是每个灵魂的蜕变或者涅槃。”

（《我》）

于是，我听到一串铿锵有力的脚步声，走在生活的大道上。

坚定脚步声中的细微颤动，心细如丝，一个女人的本性。谁说她听不到声音？她的心中有声有歌。声是人间市井之声，歌是天上美妙之乐。

她知道，“人生就像一棵树，岁月如风刀，一叶一地刮落你生命的叶子，毫不留情。”

她更知道，“正因为有叶子不断地落去，树才得以不断地长大。落叶不是无情物，有多少落叶，就凝聚着多少艰辛的汗，酸楚的泪。每一片落叶，每一滴汗，每一滴泪，都化作了这培树的肥料。”

因而，她坚信，“只要叶子在，希望就在。只要日子在，梦就要继续！”

（《生命的落叶》）

这种希望不在别处，就在她的身边，在她的屋子里，眼睛所及，无处不在。

“真正的生活不在别处，生活就在咱的屋里屋外，窗里窗外。屋里屋外，窗里窗外，一花一世界，一草一天堂。”（《起舞的日子》）

所以她活得真实，有力量，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，从容、淡定，微笑面对，脚步踩得更坚实，更有节奏，踩出一串美妙的旋律，她说她听不见，可是我们听见了。她一边工作，一边照顾孩子，一边还坚持业余写作，写父亲，写母亲，写儿子，写身边小事，写花草山水，写对生活、对自然、对人生的一点一滴的感受。有时，也写生活中小小的尴尬，比如，在超市，有人大声地叫她的小名“阿妹”，于是，“一排目光齐刷刷地扫过来，我旁边正值妙龄的女服务员掩着嘴笑，前面的人也都转过头来看着我笑。在云霄，‘阿妹’这个音被用来唤一个中年女人，的确是挺滑稽的。”（《我的“小名”叫阿妹》）也写社会生活，写她的见闻，而且用笔简洁，寥寥数语，就能写出一个生动的场景。

写卖小笼包的夫妇——“四十多岁的光景，一人推自行车在左，一人推着板车在右，一路叫卖着小笼包，一路谈笑着。……天空正飘着细细的雨丝，有好些人走过去买小笼包。女的撑把大伞，一边腾出一只手忙着给小笼包装袋，另一只手却不忘去遮住埋头做小笼包的男人。”（《这样的夫妻》）

写曾经的代课老师——“前段日子，每天回家经过的那条路，总有一个菜摊子摆在路边，卖几样小菜，生意很清淡。卖主是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，却早已一头白发，一张脸又黑又皱。那一身衣服也总是又旧又土，跟二十多年前几乎没有两样。二十多年前，她在课堂上当着全班同学，用一句极伤自尊的话讽刺我，害我哭了好久好久，从学校一直哭到了家里。那两年里我再也没有勇气在课堂上发言，就是上了初中以后，那句话有时候冷不防地跳出来，我便又会陷入极度的自卑中去。那些年，我恨她。然而，多年以后，当她再次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，那一瞬间，我还是原谅了她。二十多年前，她只是一个代课教师，为了生活而劳碌的代课教师。我不明白的是，二十多年过去了，她为什么还过得这么苦？从此，我常常去跟她买菜，她总是堆着一脸的笑容相迎。她当然不认识我。但有一天，她和她的菜摊子都不见了。现在每天经过那个地方，仍旧有人在卖菜，却是另一个女人。我再也没遇到过她。我总会不由地想：老师，你在哪里？我在心里竟然还唤着她老师。除了我自己，没有人知道。”（《想起一句话》）

写采草的女人——“野草漫长的小山坡上，一个女人俯身采着青草，她背上用蓝布条绑背着的婴儿终于睡熟了。她的脚下，青嫩的艾草蓬勃生长，两个小女孩也跟在她后面帮着采。很快的，一担簸箕就装满了青翠的嫩艾草，昨夜的雨露还在上面闪着光。女人背上的婴儿又醒了，哭起来，女人解下蓝布带掀起衣襟给婴儿喂奶。”（《低头遇见草》）

杨培铮的散文越写越多，越写越好。二十几年前她是我的学生，可是现在，我不敢在她的面前充“老师”，因为我读她的散文，读出许多我自己从未有过的感叹，读出许多人间美好的情感，读出许多浓郁的生活气息，也读出一个女人的坚忍与执着，读出人生的真谛。在这个意义上说，她是我的老师。

我想，她的散文其实就是她生活的真实记录，许多细节，读来让人感动。比如梦——“从某天开始，我发现在梦里竟可以听得清清楚楚，与人对话，流畅无碍，醒来一遍遍地回味那久违的快感，透心的舒爽！”（《梦土无疆》）比如推销教辅材料的姑娘——“教导主任看明白她的来意后，明确拒绝，她还是继续写着，写完擦掉，再写。她写字很用力，小黑板发出‘笃笃笃、笃笃笃’的声音……落落大方，毫不畏缩，并写着一手漂亮的字。”（《勇气》）比如教堂十字架——“很普通的三层中式建筑，最醒目的是一个银灰色大十字架……似乎就顶着苍天，有一种神圣的美。但麻雀飞来，把它当作歇脚的树枝了，而我喜欢的也不过是它

在苍天下的美感。”（《信或不信》）比如阳台上的蚂蚁——“在栏杆上看到一群忙碌的蚂蚁，风与它们无关。它们一如既往地埋头忙碌，没有理由，没有选择，没有埋怨。蚂蚁埋怨过上帝给它们创造的这种生命吗？它们有心吗？”（《桑树与风》）比如月亮——“趁着这美好月夜，静静地仰望，与灵魂对视，把被污尘覆盖的灵魂交给如水的月光清洗一下。”（《月夜的仰望》）比如春雨，这是别样的春雨——“这个城市，已经很久没下雨了……我撑着伞低着头走路，一路上专注的都是这一大滩那一小洼的污水。本至清至洁的雨水洗刷了尘世，却被尘世污染，表面上看它已污黑，但当它在阳光下升华，它依然是纯洁的本我。”（《面水而立》）比如小花瓶——“那个黑色的小花瓶，忘了从哪天开始就一直在那墙角边下，像个黑色的问号静静地横放着。几乎每天都可以看到它的存在，但每次扫帚或者拖布接近它的时候，总是轻拭而过，担心打破它的静态。它的瓶嘴紧挨着墙面，上面积满了灰尘。每一次看到它，我都会想起一个词：尘封。”（《说话外二章》）比如水仙花——“那天，我的自行车左右车把各挂一盆水仙花，前面车篮里再放一大束，后面车座又绑一盆，穿行在如潮的人流中，竟是满心欢喜……迎面走来一个朋友，她手里也提着两大盆水仙花，我问她：‘今年是回老家过年，还是留在云霄？’她把头使劲一甩，朗朗笑答：‘回家！’”（《水仙花香里的年》）比如父亲——“春寒料峭的日子里，父亲陪我到漳州去配助听器……他那几乎要弯成满弓的驼背，似乎随时准备把自己射出去，总让我心存忧虑，忍不住就要去扶他。我轻抚父亲的背，问：‘爸，累吗？’‘不会啦！没事啦！’父亲一边摇头呵呵笑着，一边使劲地挺一挺身，昂首挺胸，甩开手走几步，却很快地又弯了下去。”（《父亲，一路有你》）比如，还是父亲，这是一位让人过目不忘的可亲可敬又可爱的老父亲——“很多时候，我从外面回来，在楼下杂物间看到他的自行车，或者打开门时，见门边放着他的鞋，心里就特别踏实。一打开门，我喊：‘老爹啊——’儿子听了掩嘴笑：‘还会撒娇呢！’——过后一想，确实是有撒娇的味道。其实，成年以后的我就没有向父亲撒娇过，至多，就是回老家时，进门喊一声：‘老爹啊，我回来了！’至多，是现在偶尔给他发条短信：‘老爹啊，纱窗门破了，我不会修。’‘老爹啊，电灯开关坏了，你回来时帮我修修吧！’……在他大功告成之后，对儿子说：‘你看，你外公就是厉害，样样能干！’老爹笑逐颜开：‘那还用说？’”（《依恋》）

比如关于母亲的记忆，母亲的花，母亲的伞，母亲的吻，母亲的人参茶，母

亲的“盐渍黄弹果”，由父亲害怕虫子的弱点引发出来的母亲的笑声——“躲在房外的老妈早笑弯了腰”，甚至，“我偶尔回家，还曾碰到老妈捏着虫子追着老爸满屋子跑……”如今，母亲不在了，“回老爸家的时候，偶尔拣菜拣到菜虫，虽然一下子就会想起老妈捉弄老爸的情景，然而我再也无心去捉弄老爸了。记忆里总跳出一些平常的画面来，眼前浮现老爸形单影只的凄凉，于是，一边想着一边就突然泪流满面。”（《弱点，也可以是一种幸福》）

比如和她一起成长的儿子，比如，比如，比如……杨培铮散文中生动感人的细节俯拾皆是。杨培铮散文的细节不但有很强的画面感，而且浸透着细腻的情感因素，在这些情感的拨动下，细节便有了声响，有了节奏，有了旋律，有了乐感。因而，读杨培铮的散文，犹如听一首浪漫的生活鸣奏曲，轻松愉快。

当然，杨培铮的散文不乏思考，有的议论比较深沉，比如《老床红》中的一段话，让人过目不忘，“人生这场戏，始于床，终于床。人走了，床依旧在。过眼烟云的人生，悲欢离合、爱恨情仇，床都看见了，床无语，默默地，送走一代人，又迎来一代人。但床会老，因为它是有生命的，我认为。它的生命不是从诞生于某个能工巧匠手下算起，而只缘于一对新人的燕尔其上时。当一对新人把共同的愿望和命运交付一张婚床，床就成了希冀，成了责任，也成了制约。对于有些人来说，婚床是爱情的归宿，是爱情的堡垒，他们愿意用一生去守护它的纯洁。对于有些人来说，同床也异梦。床不是禁锢，它容纳你的身体，却无法禁锢你的思想。更多的人是‘床头吵架床尾和’，吵着闹着，却一生不离不弃……”

何谓散文，散者，散淡，随意，有感而发，信手写来。然而，杨培铮的散文，我更愿意称之为随笔，其特质是朴素的，具有一种自然流露的朴素的美。当下有些女性作家，她们很有才华，但她们的文章或为过于空泛的呻吟，或过于华丽，华丽得让人感觉些许造作，就像一个刚刚进城的打工妹穿旗袍，或者倒过来说，像一个艳丽的电影明星突然换上一身土布衣裳，让人一下子适应不过来。而杨培铮的随笔则是一种根植于日常生活的平静书写，这种书写，既有对现实生活的朴实再现；又有她阅读学习与提高的真切记录。这种书写，既是一种感情，包括亲情的自然流露；又是对社会的再认识和对人生况味的品尝。杨培铮的随笔，让我看到一个经历了从生活的无奈到对生活的挚爱的杨培铮，看到一个微笑地面对生活的勇敢积极的杨培铮。

和别人比起来，杨培铮的生活多一份艰难，但她很阳光地生活着，她的随笔

便是证明。

是什么力量支撑着杨培铮？信念。贝多芬是她的偶像，“完全失聪的音乐家贝多芬仍然谱写出一部部伟大的传世乐章。……贝多芬说：‘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，它决不能让我屈服。’”

也许，她的力量来自于贝多芬。

也许，她的力量还来自于小草。“低头遇见一片野草，叫得出名的，叫不出名的草，在风中摇曳着各色小花或者各具个性的叶子。那一刻，灰冷的情绪渐渐被温润的草绿覆盖，朦朦胧胧的情意就从那一棵棵一簇簇，青青绿绿的野草，星星点点的小花上，散发出来。”

也许，杨培铮还有许多让她很阳光地生活着的理由。

我对很阳光地生活着的杨培铮寄予厚望，希望除了随笔，她能写一点小说。她有写小说的特质，她的《偶拾·不好也不坏的人》写得就很像小说。散文本来就是与诗相对而言的文学类别，是小说及其他抒情、叙事文学作品的统称。也许，小说能让杨培铮的书写别开生面。因为，小说这个概念会让她的的心灵更自由，更放松，更丰富，更复杂，让心灵的飞翔越过“传统”的桎梏，冲向蓝天。

世界对于杨培铮是寂静的，生活对于杨培铮是多彩的，书写对于杨培铮是芬芳的。

寂静者多思。

我期待着芬芳四溢的杨培铮。

2015年7月

（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漳州市文联副主席）



第一辑 枯草的香

- 3/ 安静的独行者
- 6/ 枯草的香
- 8/ 这窗，那窗
- 14/ 梦里花开也有声
- 17/ 热水中的绽放
- 19/ 生命的落叶
- 21/ 梦土无疆
- 24/ 浮云也美丽
- 28/ 起舞的日子
- 32/ “我”
- 35/ 活 着
- 39/ 勇 气
- 42/ 信或不信
- 47/ 笑比哭好
- 50/ 桑树与风
- 52/ 月夜的仰望
- 54/ 向下的姿势
- 57/ 面水而立
- 60/ 水仙花香里的年
- 63/ 四十，四十

第二辑 从未远离

- 69/ 父亲，一路有你

目录

CONTENTS

- 73 / 驼 背
- 76 / 依 恋
- 79 / 当你老去
- 83 / 母亲的花
- 85 / 母亲的吻
- 88 / 清明时节
- 90 / 弱点，也可以是一种幸福
- 92 / 中秋之思
- 95 / 过年的心情
- 97 / 和孩子一起成长
- 100 / 你也是一棵树
- 103 / 永远的心动
- 106 / 为了这春天
- 109 / 我的小名叫“阿妹”
- 112 / 牵手的母子
- 114 / 从未远离
- 117 / 生命的痕迹
- 122 / 这样的夫妻
- 125 / 相视的目光
- 129 / 玫 瑰
- 131 / 您还好吗
- 134 / 假如有来生，我还当你们的老师
- 137 / 想起一句话
- 140 / 怀念安妮



- 143 / 两个女人的邂逅
146 / 永远不会遗忘的美丽
148 / 萍 聚

第三辑 低头遇见草

- 153 / 低头遇见草
159 / 恋恋物语 (三十则)
181 / 红尘如树
187 / 胭脂寂寞红
191 / 荷的情
194 / 飞过不落叶的秋天
200 / 老床红
206 / 陋 巷
209 / 燕子的家
213 / 阳光照在原野上
220 / 随手撒下的喧响
223 / 藤之歌
227 / 秋天里
230 / 悄立枝头弥幽香
233 / 草莓与刺莓
236 / 白千层与太阳花
240 / 青青芒果
242 / 春光里的山重
247 / 岁月悠悠宜谷径
254 / 回归红树林

257 / 威惠庙：坚守与追寻

262 / 随想五则

第四辑 大海的味道

267 / 烈日下的行走

269 / 卖花的女人

272 / 风雨夜归

275 / 大海的味道

278 / 人生最初的悲伤

281 / 说 话（外二章）

285 / 偶 拾

287 / 且行且珍惜

290 / 美丽心态

292 / 可爱的女人

295 / 喜欢这样的笑

298 / 爱上青草茶的味道

301 / 暖 冬

304 / 照镜者

307 / 摄影者

309 / 那一朵朵绽放的花儿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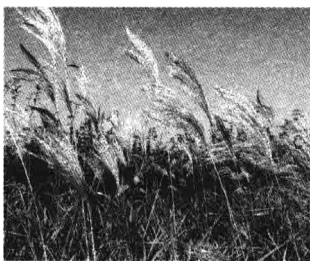
313 / 小 雨

316 / 孩子啊孩子——为在汶川地震中逝去的孩子默哀

318 / 心中的音乐

320 / **后记：为了听见**

第一辑 枯草的香



“春天萌发的新草，总是洋溢着让人欣喜的清香，而这冬天的枯草散发的是让人心灵安静的醇香。从春到冬，从萌芽到枯萎，这是整整一个春秋的酝酿。生命的极美，不只在于岁月必然的流逝，更在于流逝中一点点的积蕴。正是这积蕴，让岁月的流逝变得坦然，安静而芬芳。”



安静的独行者

晚风里，走在林木苍翠的江滨路，猛觉得有条柔滑的香缎子迎面拂来，精神一振，驻足，闭眼，深呼吸——黄玉兰的香沁人肺腑，我陶醉了。世界在安静里馥郁。

世界怎么可能安静？不断有各样的车驶过，有锻炼身体的人跑步而过，有结伙散步的人说笑着走过，路边还有一群人播放着音乐、跳着舞……如果回到十年前，我可以听到风声、车轮声、喇叭声、跑步声、说话声、乐曲声、舞步声……可是，现在我是个双耳110分贝听力损失的重聋人，我的世界一片死寂。而我心情也是平静的，平静地看着周围的一切，正在发出声响的一切，像看一场精彩的哑剧。——我突然意识到，我终于习惯了在这没有声音的世界里的独行，并且学会了享受。

当最初凭借一对小小的耳内助听器，我还能继续享受世上大部分声音的时候，最恐怖的事，就是有一天当我拿下助听器，突然发现我的世界陷入深不可拔的死寂里。那一瞬间，我惊慌失措，六神无主，天塌了一般的绝望。不甘心至极，我跑到屋外去，大街上去，使劲地竖起耳朵去听，没有用，一点声音都没有了，都没有了！世界死一般的寂静，身

边来来往往的人群鬼魅般无声地行走，恐惧像地狱一样埋葬了我，我全身冰冷僵硬。急急地重新戴上助听器，像抓住一根救命草，仓惶地从地狱逃回人世，惊闻一片市声喧嚣，竟觉得美如天籁。

而现在，那两只小小的助听器，每天静静躺在盒子里，像两个小小坟茔，埋葬着我所有逝去的声音和幸福。现在，就是超大功率的耳背机也救不了我了。从某一天开始，我被迫去习惯世界的安静与耳鸣的轰炸，被迫去习惯这样那样幸福的失去。失去的不只是声音，还有站在那一方我热爱的三尺讲台的机会，与学生、朋友、亲人自如沟通的畅快，还有，还有……那也是一段炼狱里煎熬的日子。可是那又怎么样呢？身陷痛苦里时，只觉天昏地暗，但走出来之后，回头去看，经历过的一切坎坷都已不算什么了。天并没有塌下来！那一片黑暗，曾经是我畏惧的，但让我最终找到光的出口的，却也是这一片黑暗。

在黑暗里寻找光亮，在无声的世界里俯下身来，聆听大地的心跳。失去了天音美籁，也远离了尘世喧嚣，我不能听，但我还能看，还能思。在别人的喧嚣里，在我的寂静里，静静地走，静静地看，静静地思，静静地守着我的孤独，我的世界因孤独而丰富起来。小县城有一条江，江边林木葱郁，我很喜欢到那里去，一个人静静地呆想。最初的时候，想的都是令人沮丧的事，诸如某些歧视的目光和嘲笑，某些不公平的遭遇，一些委屈一些尴尬……想这些的时候内心充满绝望。我眼前这条江，曾经被一些轻生者当作解脱的途径，我每次面江而对时，总不免要想到死亡。死亡比活着难吗？人为什么要活着？活着的意义是什么？后来我常常想这些问题。慢慢地自以为是地得出一些结论：活着比死难得多，每个活着的人都是勇者；人生是一场戏，那么不如把这场戏看完，说不定好戏在后头；活着就是既来之则安之，安之各有道，道道不同。但如何能让自己这一生心安？心安之道在哪里？这个问题我至今未决，有时我能觉得心安，有时又不安起来。

在《我与地坛》里，史铁生写他每次去地坛的时候，常常有三个问